

90后青春日记

# 做作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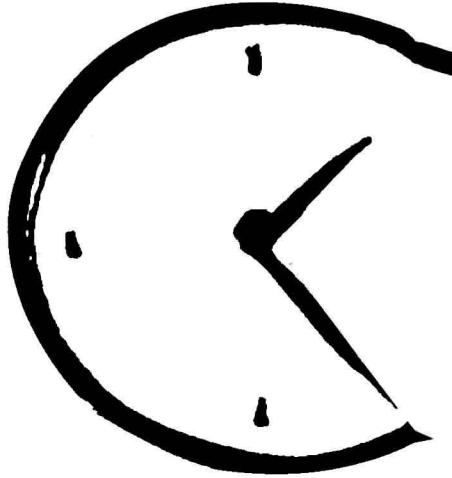


禾木 著

北方文叢出版社

60后青春日记

# 做你时光



笨木  
著

北方文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做作时光/禾木 著；一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2.1  
ISBN 978-7-5317-2781-1

I. ①做… II. ①禾…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56337号

### 做作时光

作    者    禾  木  
责任编辑    卢红岭  牟国煜  
封面设计    烟  雨  
出版发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    址    <http://www.bfwy.com>  
邮    编    150010  
电子信箱    bfwy@bfwy.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00千  
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3月第1次  
定    价    29.00元  
书    号    ISBN 978-7-5317-2781-1



## 自序：做作时光

青春是比写作本身更让人上瘾的事。

我想，自己正是受了青春的蛊惑才开始写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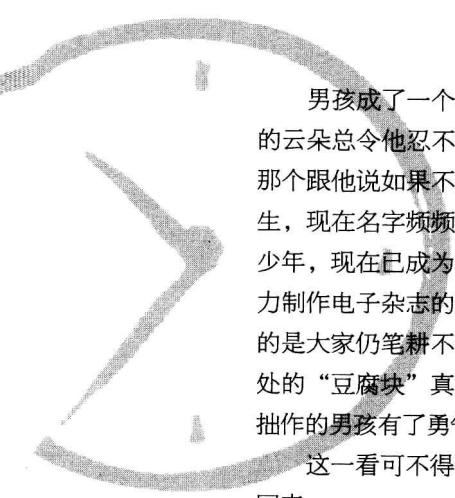
不幸的是，青春总有完结的一天，而写作是一条不归路。

尚在初中，一个愣头愣脑的男孩以期末考试成绩优异为由，从父母手里换来了二十块奖金。他兴高采烈地跑出门，到附近一家超市的图书专柜买了一本当时红极一时的魔幻小说。超市说是在附近，却也绝非咫尺之遥，得穿过两条长巷，转一个拐角再横穿马路，方才映入眼帘。只不过对于那个年纪的男孩而言，仿佛世界都可用脚步丈量，浑身充满用之不竭的精力。这样的距离与周折充其量只是一次普通外出而远非一次货真价实的冒险。走出超市的时候，下雪了。男孩没带伞，冻得发红发紫的双手紧紧地将刚买的图书捂在胸口，嘴里呵着白气。

男孩一路小跑——身前长路蜿蜒，陌生的面孔与来往的车辆令他迷惑，分不清哪条才是回家的路；身后落雪纷纷，凛冽的寒风与湿滑的路面让他一点也不愿意回头，觅一个暂时落脚的避风港。

矮矮的男孩在人群里瞎逛了好久，一条短短十五分钟能够走完的归途被他足足走了六十分钟。将近一个小时之后，他踮起脚尖，一只手抱紧书一只手敲响家里的铁门。此时，手指完全失去知觉，既感受不到铁门的彻骨冰凉也感受不到冻疮的瘙痒难耐。前来开门的人是父亲，他拍拍男孩的头回厨房继续刷碗。男孩脱下湿湿的鞋子，往旧沙发上一坐，把脚伸进用木头支起来的烤火架。热烘烘的炭火烘得男孩脚上的袜子直冒烟。体温渐渐回升。男孩发现小说封面有些脏，于是从笔筒里倒出一个橡皮擦，来回小心翼翼地擦了好几遍。母亲推门进来的时候，男孩正津津有味地读书。她一看到男孩手里的新书，瞬间恍然大悟，接着开始指责他乱花钱，云淡风清的语气难掩抱怨的实质。男孩对此充耳不闻，心里想的是：我也要写一本这样的书。

而故事的结局是：男孩今年二十出头，仍然没写出一部有模有样的长篇小说，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亦多以想象支撑全篇。对于写小说，男孩一直有障碍——他不懂得如何恣意编造情节，不懂得如何用一场车祸推波助澜，不懂得如何以一场失忆添加曲折，不懂得青春何以残酷得头破血流，不懂得为何纯纯爱恋总是与亲情缺失等种种成人世界的不美好骨肉相连。和大多数读着或残酷或夸张的小说、过着平凡生活的同龄人一样，男孩的生活平淡而充实，没有飞来横祸也没有天降现金，连起伏也寂静无波，深处翻涌的波涛只有他一个人看得见。如果非要说男孩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那一定是他的细腻、敏感与不合时宜的偏执，他贪婪而自私地记下迄今为止生命中留下的深深浅浅的印记，为了纪念同时为了遗忘。



男孩成了一个单纯的记录者，写字，拍照，镜头里瞬息万变的云朵总令他忍不住回忆。文字的力量他至今不得而知，只记得那个跟他说如果不是看到他对文字的执着几乎快要放弃写作的女生，现在名字频频出现于各文艺刊物；那个曾默默收藏他文字的少年，现在已成为他所编辑的青春杂志的作者；那些和他一起努力制作电子杂志的孩子，有的正经历高三，有的去了国外，不变的是大家仍笔耕不辍，文字始终是彼此唯一的辨识。原来散落各处的“豆腐块”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些人，向来羞于面对笔下拙作的男孩有了勇气回头看一看。

这一看可不得了，那些闪着光的青葱岁月又全部淘气地跑了回来。

初二，男孩的懵懂春心蠢蠢欲动，他杜撰了《树眉》、杜撰了《飞鸟和鱼》，让一棵树爱上一个女孩，让一只飞鸟眷恋一条鱼，以杜撰不合常理的爱情为乐。因为虚构因为青涩，所以纯粹所以真诚。

初三，男孩坐在教室后排写下《再见，微安》。时间之于梦想的意义对于那时的他太艰深，他不愿意思考甚至不知该如何选择今后的去路，无处倾诉的叛逆心情只好对虚构的微安全盘托出。

高一，盲女格子闯入男孩梦境，他因此写下《我想握住你的手》，好让梦得以延续，好让花朵永远盛开，好让格子和母亲能于云朵之上相守相依。而《带我去看雪》是目前男孩所有文章中最为特别的一篇，不晦涩，不故作高明，只单纯地书写女孩之间又微妙又透明的友谊，以及真实可感的点滴成长。

高二，来到全新的班级，男孩写了《痴人》，向并不熟悉的同学介绍烂熟于心的自己。当日常琐碎被一笔一划地落成文字，竟具备了钻石的质地，熠熠生辉，照亮那几乎被题海淹没的漫漫长夜。

高三，男孩写下《爱如少年》，与路灯为伴的回家之路并不好走；男孩写下《十五秒凝望》，奇诡的叙述只为表达跟老师请假绝非易事；男孩写下《白夜花火》，女生苏凉携手男生朗轩上演一出非爱即死的悲剧，灵感来源于朋友随口而出的一句话，朋友说：有个恐怖小说里的女主角将男友的心脏雕刻成了一只苹果。离别将近，男孩又写下《行云流水在路上》，铭记生命中不可遗失的过往。

对于出生至今未离开半步的故乡，男孩写了《千面城》，倾尽对城市的爱与恨；对于暗恋多年的女生，男孩写了《喵喵》，那只名唤“欢”的猫样女子不在他怀里却在他心上；对于相伴成长的老师，男孩写了《路过心上的园丁》，纪念身边那些活色生香的生命；《须臾不朽》写给父亲，《漂亮妈妈的业余职业病》写给母亲，《致您，老外公》写给素未谋面的老外公，长久以来男孩最为眷顾亲情。

这些文章以及其他更多篇目，你可能有缘读过可能无心错过，而男孩亦从不晓得自己的读者有一张怎样的脸孔、正途经一段怎样的风景，只有那些温暖的留言与信件他如数家珍。眼下，男孩又害怕又兴奋——并不十分饱满的人物形象、稍显稚嫩的语言表达、抒情与描写多过情节的叙述方式……太多太多的硬伤可以将这些文字贬得一文不值；可正因为青春，矫情也好、文艺也罢瞬间都变成值得原谅的事，哪怕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语段，哪怕是故作姿态的口吻，都因为少不更事而显得单纯可爱。

如果你也会偶尔胡思乱想；  
如果你也交到一群许诺“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的挚友；  
如果你也在星星失踪的夜晚，不自觉地沮丧起来，找不到宣泄的出口；  
如果你也有一个会在你半梦半醒的时候将嘴唇贴到你耳边轻唤你的乳名的母亲；

如果你也有一个骑着破破烂烂的单车带你穿梭于大街小巷、  
教你吹口哨的父亲；

如果你也暗恋过一个人，看那个人穿梭于一段又一段人事变迁，仿佛也跟着亲历了一场时起时落的爱情；

如果……

如果你正值青春。

如果你曾经青春。

男孩要将这本书送给你，也送给他自己，因为这就是那段最真挚的做作时光。

年轻的、美好的、忧伤的、治愈的、矫情的、做作的，真挚才是最终落脚点。

你们知道，这不是一部小说，不是文学创作，而只是你我共有一段鲜活青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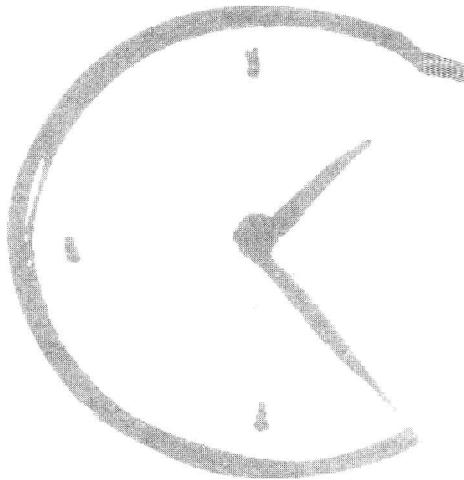
当下，我还年轻，但已不再青春。白衬衫、木吉他的中学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

我逐渐思考写作的意义，考虑更现实的将来。每当几乎快要放弃写作的时候，那个风雪之中徘徊于繁华街头、不确定归路的男孩就会浮现在脑海——他一直将手里的书抱得紧紧的，仿佛那会给他指引。

他最后凭借直觉找到了回家的路。我也会的。

祝你们幸福。

# 目录



自序：做作时光 ..... 4

## 你是个妙人，是个少年狂

痴人 .....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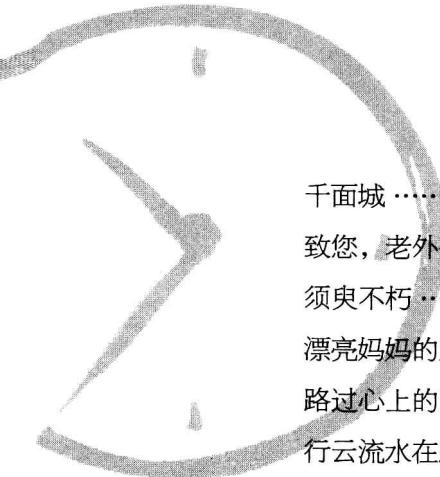
再见，微安 ..... 11

十月 花葬 ..... 20

爱如少年 ..... 32

笙歌 ..... 38

喵喵 .....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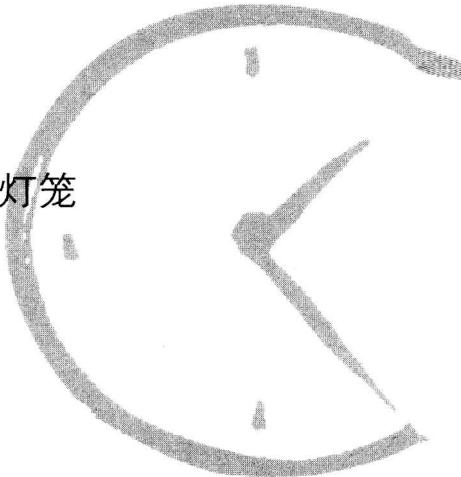


千面城	51
致您，老外公	59
须臾不朽	64
漂亮妈妈的业余职业病	70
路过心上的园丁	74
行云流水在路上	83
木木的瞳孔世界	133
少年的最后旅行	145
二十岁的眼泪	152

## 天花总会乱坠

某	160
末日	163
当夜深	169
飞鸟和鱼	172
十五秒凝望	178
我有一个梦想	186
读线装书的狐狸精	188

# 聪明的孩子，提着易碎的灯笼



树眉 .....	192
小丑 .....	199
兔子先生 .....	212
白夜花火 .....	221
带我去看雪 .....	249
幸福洋果子店 .....	261
我想握住你的手 .....	277
后记：盛开在遗忘之后 .....	288

你是个妙人，是个少年狂



“比起你现在滴水不漏的样子，我更喜欢当年漏洞百出的你。”如果我未来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八面玲珑的成人，如果还有幸再次遇见青春期的自己，这大概会是我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我不算念旧，我珍惜当下，可同样无法停止怀念当年那个笨拙无知的少年——他永远眉清目秀，永远闪耀在字里行间，教我怎能不怀念？



巨蟹座，生日是七月七日，血型不明。  
常常被迷恋草药的母亲做新药实验，庆幸至今  
尚在人世。  
固守某些伤人的原则，例如图书不外借。  
迄今碰到最惊险的事是遭遇抢劫和怪叔叔。

1

我，和父亲同性别，普普通通的男生，十七岁。  
不爱笑，牙齿是永远刷不干净的米白色，头上顶着不入时的发型，平凡规矩的脸上堆满谦逊的客气和来者不拒的礼貌，穿终年如一的校服，颜色单调款式老旧，典型的乖宝宝。  
老师的吩咐父母的意愿，我通通照单全收。偶尔的叛逆，是依仗老师的宠爱撒个小谎开开玩笑，骗取一个下午的空闲陪母亲看某场免费的文艺演出；偶尔的愤怒，是花光零花钱平衡心理的短暂缺失，胃不能承受之重时，抚摸干瘪的皮夹，思考

隔天早餐的着落；偶尔的烦恼，是该死的体育考试如期而至，精瘦的身体总达不到及格的速度，伴随同学诧异的眼神，我知道自己又创造了历史新低；偶尔的忐忑，是数学课上复杂的公式繁琐的图表在不灵光的脑子里绕了好大一圈回到原地，避开老师殷切的目光，偷偷计算下课的时间；偶尔的快乐，是放学回家和同学天南地北地胡诌海吹，有一句没一句，于蛋糕店的落地窗前席地而坐，苦想晚回家的借口。

瞧瞧，我就是这么个满身缺点不让你发现的孩子，沉默是我惯用的抵御外界的方式。

你看到的在公众场合笑脸迎人、说话客套的我，都不是真的；你看不到的在体育课上沿红色塑胶跑道孤单行进的身影，数学课上徒劳无功但为求心安所作的整齐划一的笔记，才是真的。那个寂寞的孩子，在傍晚回家的路上瞥一眼灰蓝色的天空，脚步匆匆；在晨光熹微的黎明披衣起床，完成前夜未写完的作业；在雨后晴初的午间，任风掠过指尖，默数彩虹出现；在夜深人静的十二点，俯瞰城市睡颜倾听钢铁鼻息，星星在眨眼。很多时候，他觉得幸福距自己如此之近，几乎不费力气——在拥挤的公交车里找到空位，睁眼看窗外后退的街景，树、老建筑、房檐飞蹿的猫；小贩推车上新鲜橙子散发诱人的香；阳光为愉悦心情现舞弗拉门戈，吉卜赛女郎飞扬的裙摆掠尽千木繁华；对面女乘客狐媚浓重的眼妆，令人疑窦是蒲松龄笔下的狐仙转世投胎。

更多时候他也被忧伤困扰，阐述不清悲伤出处，干脆呆呆平躺在床上。和康永宝宝一样，常常回忆起很多人很多事，然后就微笑了。

他想起第一天上学，长久以来自闭的孩子因为身边没有玩伴而把头深深埋进手臂里浅浅地哭。

他想起孩提时代被排斥于男生群体之外，顺其自然加入女生游戏，至今仍被嘲笑缺乏阳刚之气。

他想起祖母口袋里取之不尽食之不竭的梅子糖、碎饼干，老人微眯着眼笑。过来，过来。童年时代和奶奶居住在一起，岁月静好。后来发生诸多难以预料的变故，老人看到久违的孙子，笑得苦涩无比。

他想起曾经与之无话不谈、聪明伶俐远远胜过自己的表弟。两个男孩相处的日子不多，始终欢笑不止，他们眼里的世界异常生动滑稽。彻夜通关的电子游戏，模型赛车，晨跑，撒谎，梅心糖……他全部记得。

他想起小学语文老师，四年级时离开学校，被她邀请去她租住的房子里玩，她真很喜欢这个小男孩。

他想起初次获奖的作文，由妈妈执笔，在比赛截止前晚匆匆誊写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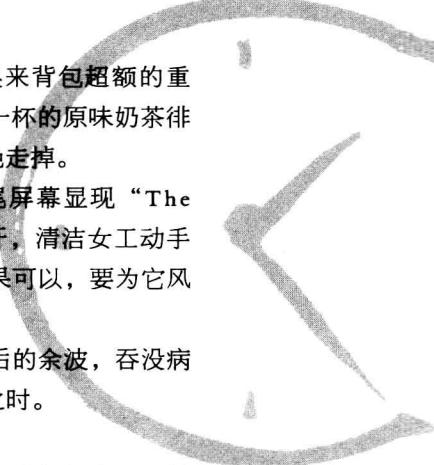
他想起每次新学期开学报到必有的尴尬——爸爸担心儿子身上放太多钱不安全，特意向单位告假，陪伴而来，同学纷纷投来诧异目光。儿子回头看到默默跟随在身后的父亲那弯曲的脊背，终于没有抱怨的理由。

他想起初中入学的军训，明明集合哨声响了，却还在宿舍里磨蹭，被严厉的女教官罚做蛙跳。

他想起春游前持续通宵的激动，第二天出发，长途颠簸，吐得五脏六腑始末倒置。

他想起毛线围巾，毕业时女生送的，围上脖颈，还感觉得到女孩十指温暖的触感。

他想起游乐场里高速飞旋的过山车，两圈下来，胃里翻江倒海，呕吐物颜色鲜红，是刚吃下肚的红烩薯片，从口腔喷薄出来的样子如同浓稠的血液。



他想起逛完书市的傍晚，用尽压岁钱换来背包超额的重量，独独面对汽车站台旁的小吃店里两元钱一杯的原味奶茶徘徊了好久。因为精神食粮充足，所以乘车决绝走掉。

他想起电影放映之前的期待，直到末尾屏幕显现“*The end*”的字幕都没能弄清剧情，灯光重新打开，清洁女工动手打扫，所有猜想均夭折在荒唐的热情里，如果可以，要为它风光大葬。

他想起重感冒，像印度尼西亚海啸过境后的余波，吞没病患于汪洋大海又不至溺水，发迹于冬春交替之时。

.....

他所能想到的这些都是他的财富，但这财富太盛大太繁华，是所罗门的回忆国王的宝藏，是彼岸灯塔照亮无穷黑暗；这财富太虚幻太缥缈，是荒原深处的海市蜃楼旅程尽头的空中花园，是小美人鱼一厢情愿的梦境，撑不到天明；这财富是一只巨大的行囊，装满他对这个世界的耐心以及苟且的能力。

尽管物质上他只是一穷二白的穷光蛋。

3

繁星满天，老人被顽皮的男孩缠着讲故事，道不尽的英雄传奇说不完的民间趣闻娓娓道来。没念过书的奶奶懂的真多。可爱的小家伙来不及听完结局就沉沉睡去，兴致阑珊的老人轻悄地拿起枕巾盖上男孩微肥的肚子，然后长久沉默地凝视眼前的黑暗，青黄不接的记忆闪过。苍翠的枝故乡的槐树，应该是什么样子？

你猜，我猜，原来从前的时光从前的事物从前的情感终于腐朽。

模糊了三八线的课桌，手规矩地放在雷区之外，衣袖邋遢，沾满粉白的灰，让他发呆走神的人，是你吧？

写得一手好字，每次文艺汇演都少不了的手风琴拉奏，是你吧？

长发扫到同桌笔迹马虎的课本上也不说对不起的高傲气焰，夏日穿轻薄的紫纱，是你吧？

周末里电视机遥控神秘失踪，阴错阳差看了一部恐怖片，返校仍心有余悸，是你吧？

妄图用老掉牙的借口骗过班主任的“火眼金睛”，撇清翘课的嫌疑，是你吧？

人气旺盛的路边摊，一边等两元份的炸鸡柳一边同女伴激烈对战电子宠物，是你吧？

雨收天霁，彩虹映照蓬勃沸腾的生命，我总能不费力气地忆起关于你们的细节，同桌的你，是否安好？

会不会有那么一天，你重新站在我面前，哼唱新谱的曲子，虽然陌生但也亲切。

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我们回到当初，在公园巨大的露天跳床同小朋友们手舞足蹈、嬉戏打闹，理直气壮地迎接大人们投来的疑惑不解的目光，累了侧身躺下，看日光在你我脸上幸福地跳跃。

会不会有那么一天，你拉住我的手穿过潮湿漫长地下铁，匆忙的步履掀起阵阵温柔的风。你轻轻侧头，一个短暂小心的吻覆盖我内心的紧张和局促的呼吸。

你说，会有那么一天么？

真正意义上坚持看完的电影不多，却会深刻记得某个被拉